

《最薄的黑，最厚的白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最薄的黑，最厚的白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9881965011

10位ISBN编号：9881965012

出版社：川漓社

作者：葉輝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最薄的黑，最厚的白》

內容概要

葉輝：

《最薄的黑 最厚的白》是我的第七本散文集。書名源自河原溫的一組「日期繪畫」(date painting)，去年在旅途上偶遇，看得略覺「雖在堪驚」：四十年如一夢，每一個日子都是一個黑匣子上的白色日期，看得久了，漸覺那些記錄了日常無事的黑匣子愈來愈薄了，那些流動如逝水的白色日期卻愈來愈厚了。

在整理書稿的時候，有一天看了日本電影《禮儀師之奏鳴曲》(Departure)，看到末段，大悟為闊別經年而生疏的亡父納棺，他緩緩打開亡父的手掌，驚見掌心有一塊似曾相識的小石頭，那石頭原來是他童年時給父親的一封信，無言卻勝萬語千言，終於紓解了大悟(對，終於大悟了)半生的心結——那一刻便決定了，這六十篇書信體散文合該有一個副題：「給石頭的情書」。

說來也真湊巧，這篇序言寫了一半，心血來潮，偷閒去了澳門，晚飯後信步閒逛，竟與女媧廟不期而遇，心頭微悸之餘，便問身邊的人：知道女媧的石頭故事嗎？

話說女媧補天，煉得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，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，剩下一塊未用。不知過了幾世幾劫，那頑石屢遇有緣人(法號都叫空空、茫茫、渺渺)，將它輾轉攜入紅塵，石上有偈云：「無材可與補蒼天，枉入紅塵若許年！此係身前身後事，倩誰寄去作神傳？」身邊的人便說：一部《石頭記》，不就是那頑石寫給紅塵的情書嗎？

紅塵要是真的有情，諒有回信，那大概就是「給石頭的情書」了。這樣的回信，赫塔米勒(Herta Muller)寫了，她有一篇小說，叫《我帶著我擁有的一切》(Everything I Own I Carry With Me)，說到一名女子要入集中營了，上路時才驚覺「鎮上的所有石頭都有眼睛」，石頭的眼睛有情，那才看穿了她身上所有的東西，不是別人的就是別有用途。

許伯特(Zbigniew Herbert)也寫了，《鵝卵石》(Pebble)說：「鵝卵石／是一種完美的生物」，「它跟自己對等／永誌自己的界限」，「鵝卵石不能被馴服／直到最後它們會凝視我們／以平靜而敏銳的眼睛」。鵝卵石的眼睛有情，那才會在凝視裡看見人與石頭的界限。

辛波絲卡(Wislawa Szymborska)也寫了，《跟石頭對談》(Conversation With A Stone)說：「我敲了敲石頭的前門」，「我」一再對石頭說：「是我，讓我進去。」可石頭都拒絕了，它最後說得決絕：「我沒有門。」石頭要是真的無門，敲門只是空空、茫茫、渺渺的苦戀嗎？

保羅策蘭(Paul Celan)也寫了，還寫了不少，《花朵》(Flower)說：「石頭。／空氣裡的石頭，我所追隨的。／你的眼睛，像石頭那樣盲」，「生長。／心的石牆疊著心的石牆／上面綴放了花瓣。」最驚心動魄的一首，信是《花冠》(Corona)：「是石頭讓自己開花的時候了。／是不息的時間有跳動的心臟，／是時間如它所是的時候了。」「是時候了。」

據說此詩寫給與他有過一段霧水情緣的奧地利女詩人巴哈曼(Ingeborg Bachmann)——是時候了，石頭要讓自己開花了，是總結陳詞的時候了，或者就像保羅策蘭的一段石頭詩所言：「無論你揭開哪一塊石頭——／你都會暴露了／那些需要石頭保護的人」。還是要說，是我的石頭。每星期寫一封給的信，當中借鑑了一些「他山之石」，記述的倒是空空、茫茫、渺渺而不失溫煦的一段日子，其黑漸薄，其白漸厚，約略有點公孫龍論石之堅白的詭辯。是為「給石頭的情書」。

《最薄的黑，最厚的白》

精彩短评

- 1、書信體在這裡是一種研究方法及對話方式
- 2、除了那些过多的矫揉的“是这样的，O”之外，作为散文语言真的无可挑剔。
- 3、0113
- 4、小情书
- 5、在心情有點惆悵，覺得城市空氣很黏稠的時候，讀這本是蠻舒暢的，記得裡面常用「靜好」一詞，他的語調也有這種感覺。也能學到很多的詩和文學，只是語氣和訊息每篇都差不多，都是列舉作品、嘆息一下就完結了，讀到後來就覺得有點膩。編輯也頗多錯漏。
- 6、竟然有兩本，一本是葉輝叔叔給的，一本是美枝老師給的。

《最薄的黑，最厚的白》

精彩书评

《最薄的黑，最厚的白》

章节试读

1、《最薄的黑，最厚的白》的笔记-第102页

《最薄的黑，最厚的白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000.com